

JIETWANG



黑网

官商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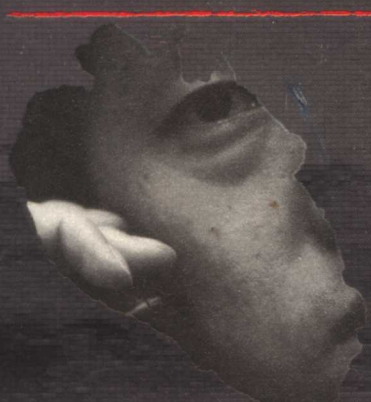
勾结产生的合力，

正对个别地方的经济和社会产生巨大的破坏。

黑社会的公司化发展，绝对不是孤立的现象，

打黑除恶，必须铲除其生存土壤和保护伞……

水杉◎著



中国检察出版社



黑网

水杉◎著



中国检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黑网/水杉著. —北京: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6

ISBN 7-80185-595-7

I. 黑… II. 水…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58862 号

黑 网

水 杉 著

出版发行: 中国检察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西路 5 号 (100040)

网 址: 中国检察出版社 (www.zgjccbs.com)

电子邮箱: zgjcbs@vip.sina.com

电 话: (010)68630385(编辑) 68650015(发行) 68650029(邮购)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廊坊市博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20mm 16 开

印 张: 27.5 印张

字 数: 488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一版 2006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85-595-7/D·1570

定 价: 38.00 元

检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发生在东北花江市，官、商、黑相互勾结，读来令人惊心动魄的长篇小说。

华东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索滨扩大生产规模时，一份上级领导签批的举报其违法犯罪的材料递交到市检察院，检察长左忠田指示控申处初查此案。

检察院深入调查时，一个与200万元债务有关的原企业经办领导病故，被索滨吞并的企业领导遭暗杀身亡，检察长决定终止此案……

索滨在欢庆华东集团成立三周年晚宴中，被整容的同父异母兄弟栾玺劫持，移花接木的“索滨”回到餐桌上继续同宾朋狂饮至深夜，尔后得意忘形地驾车飞驰而去……

事隔不久，老郝头带着身穿白色孝衫的女儿郝畅和外孙女耿梦丽，当众跪地申诉检察院对菅华欣涉嫌交通事故存疑不起诉；控告索滨涉嫌交通事故致三人死亡，却逍遥法外；郭三儿聚众抢劫郝畅家财物，市公安局不追究犯罪却拘留了郝畅。市政法委书记蓝崴指示，由检察院牵头，公安局派员参与，成立专案组展开复查和初查。然而，因被害人家属和知情人均不知去向，专案组陷入了困境。

检察官在市公安局得知，郝畅因卖淫被拘留。老郝头不忍心让女儿蒙冤，向检察官申明了郝畅的身世，郝畅得知痛不欲生，服毒自杀……法医鉴定确认郝畅是石女后，检察官将诬陷郝畅的官大理传唤，官潜逃后被暗杀，线索又一次中断。

为了规避法律，变脸的“索滨”在权、钱、色的交融中，极力寻求保护伞，他拉拢腐蚀个别省、市领导和司法机关意志薄弱的贪官……一张巨大的黑网，使检察长左忠田感到压力重重，借故请了长假，副检察长邱浩凯被推到了一线……

邱浩凯同线人丽娜小姐接触时，他的妻子被别有用心者利用，大闹按摩房，从而使郭三儿再次脱逃。事隔几日，市纪检委以涉嫌嫖娼为由责令邱浩凯交代一切工作……

为了给索滨的既定方针和菅华欣付诸实施的Revenge计划赢得时间，



菅华欣反目为仇，蓄谋将控申处长袁天翔置于死地未果，便收买女护士何维杀害了袁天翔一直呵护的残疾人韩思淼。

菅华欣的色情诱惑使骆副省长神魂颠倒，不断地为她施展权力。发行信贷处长冉砾岩大胆地把一笔笔大额款项，转给了单相思的情人。利益驱动使市委副书记、市长汤泛安甘心情愿地为“索浜”套取发行资金。肉欲和爱情的奢望，使发行行长施莲静逐步陷入“索浜”的圈套，不能自拔……

专案组绝路逢生，在寒禹艺术摄影展中，发现了“索浜”交通肇事的铁证。片刻，“索浜”派打手烧毁了摄影展厅，副检察长邱浩凯闻讯赶到火场，抢出残缺的证据照片。随后，他同儿子邱冬生去索取证明“索浜”犯罪的胶卷，小房爆炸，邱冬生重伤身亡。

邱浩凯探视病危的左忠田检察长，左交出了马助理行贿的15万元现金和证明“索浜”犯罪的胶卷。这时，医院失火，当他重返病房时发现左检被杀，15万元现金和胶卷被盗，他立即追捕开车出逃的女护士，女护士的轿车突然被引爆……

菅华欣同“索浜”凶残地杀害了发行行长施莲静和处长冉砾岩，在出逃途中，两人分道扬镳……穷途末路的“索浜”劫持了邱浩凯的亲生女儿耿梦丽，生死决战就此展开……

在省检察院和花江市领导的指挥下，睿智的检察官不辱使命，层层撕破黑网，揭穿了真索浜的阴谋；使假索浜原形毕露；菅华欣和菅华雨的Revenge计划化为泡影；花江市发行团伙挪用巨额公款案、交通肇事致三人死亡逃逸案、系列杀人案……一一告破，司法机关的叛逆展兹浩、洪紫罕和游刃于黑白两道之间的市委副书记、市长汤泛安落入法网……

目 录

一		1
	华东集团老总索浜廉价收买电池公司被查.....	
	索浜身边的菅华欣潜伏世代仇怨.....	
	检察长左忠田决定终止对索浜的初查，控申处长袁天翔百思不解.....	
二		19
	黑衣人深夜入侵华东集团大楼，黑衣人的轿车跌入山坳燃起熊熊烈火.....	
	欢庆晚宴间索浜惊疑邂逅一名装束、相貌与自己相似的人.....	
	醉意朦胧的栾玺驾驶轿车得意忘形地狂叫，我是董事长兼总经理索浜.....	
三		38
	犯罪分子逍遥法外，被害人家属郝畅被拘留悲愤填膺.....	
	穷凶极恶的六子给老杨头夫妇找到归宿.....	
	菅小姐为拿贷款单独接触色鬼冉砾岩.....	
四		57
	老郝头带着身穿白色孝衫，挂着“冤”字牌子的女儿郝畅和外孙女耿梦丽申诉、控告.....	
	郝畅哭诉索浜交通事故，三个男人倒在血泊之中.....	
五		77
	检察官仁至义尽，老郝头情理通达.....	
	郝畅哭诉郭三儿趁火打劫抢劫财物.....	



菅小姐宴请控申处长袁天翔不欢而散……
检察长左忠田怒叱控申处长袁天翔目中无人……

六 97

蓝崴书记断然决定对郝畅的申诉、控告并案复查和初查……
菅小姐向控申科长马锦楠表白自己同袁天翔的感情牢不可破……

七 117

副检察长邱浩凯的妻子摔门而去，儿子掀翻桌子跑出门……
马助理连夜送郭三儿隐匿……
菅华欣警告王淑芝可别整个鸡飞蛋打……
检察长左忠田耳闻了对索浜的赞扬声预感到一种压力……

八 136

控申处长袁天翔面对工作压力和阻力另辟蹊径……
栾玺得知韩思淼终身残疾对袁天翔怒不可遏……
公安局依据嫖客供述和搜出的现金及避孕套认定郝畅卖淫……

九 156

嫖客官大理去向不明……
马助理为邱冬生设陷阱……
老郝头申明闺女郝畅是石女……

十 176

控申科长马锦楠怀疑耿梦丽是邱浩凯和齐汝湄的女儿……
办公室主任洪紫罕向马助理透露了检察官和死刑犯的情缘……
瘫倒在地上的邱冬生想起了迷你迪吧……
郝畅经法医鉴定确系石女……

十一 195

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蓝崴果断抉择组成联合调查专案



组……	
在铁证面前官大理供认诬陷郝畅，却又金蝉脱壳……	
十二	213
两条毒蛇逼近邱浩凯的母亲……	
官大理在商场被暗杀……	
马助理蓄谋邱浩凯落配……	
十三	233
栾玺许诺协助韩思森办厂……	
老郝头一家的真情厚意感动和激励着邱浩凯……	
控申处长袁天翔察觉可能有内奸……	
袁天翔猜到假索浜可能是栾玺……	
十四	253
纪检委接到邱浩凯嫖娼举报信……	
汤市长一“军”“将”出2亿元贷款……	
十五	273
办公室主任洪紫罕窃听专案组会议……	
袁天翔和韩思森险些死于非命……	
席处长察觉发行2000万元不翼而飞……	
齐汝湄急中生智驱逐色狼救丽娜……	
十六	293
女检察官鲁迈发现黑衣女人同菅华欣运作Revenge计划……	
邱冬生得知自己是杀人犯的遗孤，如五雷轰顶……	
艺术摄影展厅暴露索浜交通肇事铁证……	
十七	312
艺术摄影展厅火光冲天……	
丽娜小姐为邱浩凯正名……	
摄影家窦禹冒险送胶卷……	
邱冬生替父取胶卷重伤身亡，养母齐汝湄悲痛欲绝……	



十八	333
副检察长邱浩凯被恢复名誉和职务.....	
索浜察觉菅华欣打开了他的微机.....	
韩思森被害危在旦夕.....	
老杨头夫妇浮尸水库中.....	
菅华欣对袁天翔反目为仇.....	
十九	352
劳雷斯向李生养女倾诉世代深仇.....	
控申处长袁天翔面对一桩桩血案义愤填膺.....	
检察长左忠田决心把清白留给历史.....	
邱浩凯跟踪追击涉嫌谋杀检察长的“女护士”.....	
二十	372
栾玺得知犯罪证据落到了邱浩凯的手中恼羞成怒.....	
汤市长接了一个电话后失魂落魄.....	
检察官发现索浜有潜逃迹象.....	
洪紫罕向索浜通风报信，邱检带法警破门而入.....	
二十一	390
干警在索浜的健身房发现暗道.....	
深夜，一支手枪对准了汤市长.....	
假索浜——栾玺、菅华欣蓦然出现，女行长施莲静、处长冉砾岩惊恐失色.....	
二十二	409
郭三儿揭露栾玺、施莲静、冉砾岩重大罪行.....	
穷途末路的栾玺约副检察长邱浩凯决战.....	
副检察长邱浩凯跨国追逃.....	

华东集团老总索滨廉价收买电池公司被查……

索滨身边的菅华欣潜伏世代仇怨……

检察长左忠田决定终止对索滨的初查,控申处长袁天翔百思不解……

1

一阵阵肆无忌惮的狂风,好像一群脱缰的野马,哗哗嚎叫着,把一片片黑沉沉的乌云席卷到花江市的上空,街道两旁的一棵棵粗大的杨树,被狂风无可奈何地摇曳着枝条沙沙作响。高高的电线,在肆虐的狂风中发出吱吱地鸣叫。瞬间,暴雨骤然从天穹上倾泻下来。

一伙在狂风暴雨袭击中,群情激愤的花羽电池公司工人,一个个用自己的衣服遮着头,仍然云集在花江市花园小区一栋大楼外,他们七嘴八舌地喊道:“余德!你心里没有鬼就下楼跟我们说清楚,为什么把花羽电池公司少卖了100万元?公司卖了,我们的养老保险和今后的生活出路怎么办?”

“余德!索滨到底给了你多少好处,你才不顾我们工人的死活?你别装糊涂!马上下楼跟我们说清楚!”

“余德!你想抱住索滨这个大款自己发横财,把全体职工抛在脑后就没事啦?啊?”

激愤的群众冒雨在楼下不依不饶地喊着,几名保安在楼下极力阻止工人群众上楼,双方在楼下僵持着……

华东集团的董事长兼总经理——索滨,是加拿大籍的一名外商。三年以前,曾多次对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松嫩平原上的花江市进行考察,他看到了在拥有200万人口的花江市开发玉米深加工,生产酒精的潜力。于是,他把继承父业的财产和科技成果,尽心竭力地投入到花江市。他借



助外资，依靠科技，高位起步，联合了电线厂、制酒厂、制油厂等10多家国营企业，历时三年使该公司发展成为欧、亚、非三大洲最大的酒精生产企业基地。索浜本人不但成为这个企业的控股股东，也赢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殊荣……然而，索浜这位赫赫有名的企业家，却不断地引起当地群众的强烈不满……

花江市花羽电池公司的老总余德，在楼上听到楼下工人的呼喊声，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时而在屋里踱步，时而又站在窗户前俯视楼下群情激荡的职工群众。

“老余呀！看来电池公司的职工是不会轻易放过你的，你得尽快地同索浜董事长商量一个妥善的办法呀！”余妻焦急地催促着。

“哎呀！你啰嗦什么呀？烦不烦哪？”余德心烦意乱地说着，走到了写字台旁边。

余妻不再多语，目不转睛地看着顾虑重重的丈夫。

余德抓起电话听筒拨了一个电话号码说：“索浜董事长吗？我是花羽电池公司的老余呀！我们原公司职工的养老保险问题你得尽快地解决呀！现在公司的职工整天在我家的楼下乱闹，影响我的正常生活呀！”

电话听筒里索浜的声音十分清晰：“余德！你不会忘记咱们应该在什么情况下谈职工的问题吧？况且，你自己还多拿了我给你的一部分报酬哇！”

“可是……你到现在也没有全额兑现我应得的份额呀！”余德紧皱双眉反问。

“我真没有时间跟你这种不识抬举的人说废话！”话筒里传出了索浜怒气冲天的声音。

随后，余德的电话机里发出了“嘟嘟……”的声音，他放下电话听筒气愤地骂着：“混蛋！索浜……索浜是个地地道道的混蛋！”突然，他的脸色苍白起来，额头上渗出了细细的汗珠，双手紧紧地捂着胸口瘫坐在地上。

“老余！老余你怎么了？是不是心脏病又犯了？”余妻焦急地跑过来，抱起丈夫喊道，她见到丈夫点了点头，便小心翼翼地把丈夫搀扶到沙发上，急忙从丈夫兜里掏出了救心丸放进了他的嘴里。随即又跑到写字台前抓起电话喊道：“喂！急救中心吗？花园小区4号楼2单元402有重危病人……”她放下电话，回到丈夫的身边说：“老余！你别急，急救中心的救护车马上就到，你别急啊！”

一辆白色的救护车，车顶上不停地闪耀着急救灯光，“乌哇！乌哇！”



地鸣叫着，穿透密集的雨帘，劈波斩浪般地疾驶而来。

救护车戛然而止在群众聚集的花江市花园小区一栋大楼外。两名医护人员迅速跳下救护车，打开后门，抬着一副担架，向楼内冲去……

冒着暴雨集聚在花园小区的男女工人们，望着突然驶来的救护车噉噉地议论着……

花江市检察院检察长办公室里坐着三个人。

年纪最大的是从检30年的老检察长、院党组书记左忠田，今年58岁。他是个性格开朗、直爽，为人坦诚、厚道，平生廉洁自律，执法一丝不苟的人。市检察院荣誉室里一面面艳丽夺目的锦旗，一块块金光灿烂的奖牌，一个个光彩照人的奖杯，真实地记录了他带领全院干警拼搏进取的辉煌业绩。新建的一栋巍然耸立的检察院办公大楼和一栋环境优雅的检察干警家属楼里，他曾经拨洒过辛劳的汗水，留下过艰辛的足迹。他虽然相继盖了两栋大楼，检察院绝大多数的干警也都乔迁了新居，但他仍和老伴儿居住在原来的旧楼房里，亲属指责他死心眼儿，老伴抱怨他不顾家。每每听到这些话，左忠田瞪大了眼睛，认准一个理儿，对她们喊道：“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有了权力的时候都顾家，都琢磨着活心眼儿，那就得犯错误！这种活心眼儿的事儿，我左忠田过去没干过，今后也不想干！”

另一个人是院党组副书记，主管控申、反贪、常务工作的副检察长邱浩凯。他虽然刚到不惑之年，可从容貌上看却比他的实际年龄大得多。虽然黝黑脸膛上的眼角旁过早地爬上了鱼尾纹，但那对目光深邃的眼睛却依旧显得炯炯有神。他为人坦诚，坚强果断，雷厉风行，话语干练从容，朴实中渗透着睿智的光彩，沉稳的表述蕴含着棱角分明的个性。

还有一个人是刚过而立之年的院党组成员、控申处长袁天翔。他是一个城府深严，性格豪爽，为人耿直，性情倔强的中层干部。

在检察长左忠田的心目中，邱浩凯和袁天翔都称得上是无欲则刚、秉公执法的检察官。

检察长左忠田拿着两封举报信，对邱浩凯和袁天翔说：“浩凯！天翔！市人大和市委政法委的领导，分别把群众举报华东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索滨，非法吞并市花羽电池有限公司，涉嫌行贿的材料签发给我们检察院。你们俩把这些举报材料研究一下，然后组织力量初查，尽快把初查结果上报给市人大和市委政法委。”

“好的！”邱浩凯爽快地答应着。

袁天翔却没有言语，他起身走到左检办公桌前拿回了两份举报材料，坐回原位紧锁双眉翻阅着。顿时，中学时代的同学索滨、栾玺和韩思淼的



形象清晰地浮现在他的脑际里——

索滨、袁天翔和韩思森背着书包有说有笑地走出校园。

“韩思森！袁天翔！等等我。”栾玺高喊道，从校园里追了出来。

“混蛋！你怎么能跟我们在一起？”索滨回身骂着，一拳打在栾玺的身上，将他打倒在地。

“索滨！你怎么这么野蛮？”栾玺躺在地上，怒目横眉地看着索滨质问道。

“栾玺！你记住，无论在哪里，有你没我，有我没你！”索滨眼睛里闪烁着冷酷的光喊叫着。

“索滨！你怎么这么说？”袁天翔和韩思森大惊失色地看着索滨，不约而同地问。

“天翔！你在想什么？”左忠田看了一眼心不在焉的袁天翔问道。

袁天翔回过神来，目不转睛地看着检察长没有回答。

左忠田严肃地说道：“从举报材料反映的情况看，华东集团在没有吞并花羽电池有限公司以前，宏大机械公司的张总也曾想吞并这个公司，他曾出资 200 万元。可是，花羽电池有限公司却被索滨以 100 万元的廉价买下了。这个谜底到底在哪呢？这里面是否隐藏着某些人物的犯罪问题呀？”他沉思片刻又说：“天翔！虽然你和索滨是中学的同学，但是我完全相信你能秉公执法，把群众举报索滨的问题调查清楚。”

“左检！您放心，我会竭尽全力。”袁天翔看着检察长认真地表示。

“天翔！调查中有什么问题……多请示邱检。”左忠田叮嘱道。

“是！我会尽快组织控申处的警力把群众举报索滨的问题调查清楚。”袁天翔看了一眼邱浩凯回答。

2

袁天翔平心而论，的确不愿意参与同学、亲属、朋友以及与他有过密切关系的人涉嫌犯罪问题的调查。可他转念又想，自己是控申处长，初查群众举报是分内的工作，特别是检察长左忠田能把调查他中学时代同学索滨涉嫌犯罪的任务交给他，这更是检察长对自己的绝对信任和殷切期望，怎么可以推卸呢！他深深地懂得，检察院调查索滨这样一个全省著名的企业家，决不是易如反掌的事，在他调查索滨的路途上将会遇到来自方方面面的阻力和压力。但是，他深信来自弱势群体的举报材料，有市委、市人大、院领导和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信赖，检察院控申处能够顶住压力，排除阻力，把索滨是否涉嫌犯罪的问题调查清楚，给广大群众一个满意的

答复。

于是，袁天翔组织控申处的干警，兵分两路对群众举报索滨廉价买下花羽电池有限公司的事实展开了初查。

控申科长马锦楠带领干警贡丽萍，初查宏大机械有限公司的张总，是否曾经有出资 200 万元购买花羽电池有限公司的占地、厂房和设备的事实。

马锦楠是一个俊眉俏眼的姑娘，一张白皙成熟的脸上时常显露出刚柔相济的神态，窈窕却又结实的身材，起伏粗犷的线条，给人们一种和谐的美感。她是省外一所警官学院的优秀毕业生，花江市公安局的领导曾经几次到市人事局做工作，非常期望马锦楠能从事公安工作。可是，马锦楠却被市人事局安排到市检察院当了一名检察官。警官学院的毕业生马锦楠没有分配到市公安局，市公安局的领导还真想找人事局长争辩是非。当他们知道马锦楠主动向市人事局长表示，非常愿意同市检察院的袁天翔在一起工作时，虽然不大理解刚刚走出警官学院大门的女学生情感，但也悄悄地放弃了再做工作的想法。

控申科长马锦楠和女干警贡丽萍，推门走进宏大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的办公室。

“噢！欢迎！欢迎检察官的到来！”张总起身客气地说。

“张总！据我们了解，你曾经想出资 200 万元买下花羽电池有限公司？”马锦楠开门见山地问道。

“的确有这事儿。”张总肯定地说。随后他气愤地补充道：“我出资 200 万元买下花羽电池有限公司，这事儿是我亲自同花羽电池有限公司余总谈妥的呀！这事儿花江市主持工作的市委副书记、市长汤泛安也知道哇！”

“汤市长也知道这事儿？”贡丽萍有些惊异。

“是呀！我正筹集资金的时候，却听说花羽电池有限公司被索滨买去了。”张总在检察官面前回忆着往事——

张总从公司楼内走出来，一辆轿车慢慢地停在楼前，他拉开车门正欲上车，一名女同志从楼内跑出喊道：“张总！请您等一下。”

“马会计！你有什么事儿？”

“张总！您不用筹集资金了。”

“为什么？”

“我听说花羽电池有限公司，已经被索滨以 100 万元的价格买下了。”

“这怎么可能呢！消息可靠吗？”张总半信半疑地问道。

“绝对可靠。”马会计肯定地回答。

至今张总仍怒气未消：“花羽电池有限公司的余总，将公司廉价卖出，



少收入100万元，这个账他都没算过来，那不是有病吗？”

“这事儿……事后你同汤市长汇报过吗？”马锦楠凝视着面红耳赤的张总问道。

“我当天就找到汤市长汇报了。”张总肯定地回答。

“汤市长……？”贡丽萍追问道。

张总还没等女检察官说完便吞吞吐吐地说：“嗨！现在……跟某些领导很难谈清楚问题。”他既发了牢骚，又回避了检察官的提问。

“马姐！我看咱们得马上见一下花羽电池有限公司的余总。”两名女检察官走出宏大机械公司，贡丽萍提议。

“对！咱们得尽快掌握余总出卖花羽电池有限公司时，少卖100万元的症结所在。”

马锦楠和贡丽萍快步踏上警车，警车飞奔而去……

袁天翔和女检察官鲁迈在华东集团财务部复印账目和传票时，两名彪形大汉随同索浜走进财务部。

“哎哟！还真难得当检察官的老同学到我的公司里来做客呀！有失远迎，还希望天翔海涵哪！”索浜对袁天翔寒暄着。

“董事长！我们不是来做客的，而是例行公事。”袁天翔一本正经地解释。

“天翔！做客也罢，例行公事也罢，咱俩是中学时代的老同学，这毕竟还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吧！所以呢，我下来请你们到我的办公室坐坐。”

“哦！正好我们还打算向你了解一些情况。”

“那好哇！请！请！”索浜热情地对袁天翔做了一个手势。

袁天翔和鲁迈拿着材料走出了财务室，索浜和他身边的两个彪形大汉尾随其后，他们一起向董事长办公室走去……

在董事长办公室里，索浜说：“天翔！现在是在我的办公室里，你们找我有何事就请坦率地说吧！”

“根据群众举报，我们检察院受市人大和市政法委的指派，调查你们公司吞并花羽电池有限公司的情况。”袁天翔毫无掩饰地介绍了来意。

“查我！我不怕查。俗语说，没有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嘛！坦率地说，吞并花羽电池有限公司，并不是我索浜心甘情愿的事儿。”

“怎么！还有人强加于你？”

“我索浜花100万买下了花羽电池有限公司，有人觉得我占了便宜是吧？我吞并花羽电池有限公司，除了承担原公司180名职工的养老保险，还要承担原公司200万元的债务。这事儿谁又知道呢？”索浜很不耐烦地



提高了嗓门。

“怎么原来花羽电池有限公司还有 200 万元的债务？”袁天翔疑惑地问道。

“在我没有吞并花羽电池有限公司以前，该公司欠康泰电池公司 200 万元，而康泰电池公司又欠新世纪房地产开发公司骆军生 200 万元，这样最后就把账磨到了我这里，形成了我同骆总的债务。”索浜解释着。

“董事长！那你是吃了大亏了？”袁天翔质问道。

“既然你们检察院要调查这件事儿，那我就直爽地告诉你，要不是市委主持工作的副书记、市长汤泛安同志主动跟我谈两次，我索浜决不做这种傻事儿。”

这时，桌上响起电话铃声。索浜抓起电话听筒：“喂！我是索浜……请他到我办公室来吧！”

片刻，新世纪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老总——骆军生推门走进董事长办公室。索浜分别对袁天翔、鲁迈、骆军生做了介绍。

骆军生落座以后对袁天翔说：“很对不起！打扰你们了。”而后，毫不客气地对索浜说：“董事长！你吞并花羽电池有限公司以后，如数向该公司的余总支付了 100 万元。可是，从花羽电池有限公司磨账磨到你公司欠我的那 200 万元，你到现在可是一分也没还哪！”

索浜看了一眼袁天翔说：“你看看，债主又上门了。如果汤市长不决定让我吞并花羽电池有限公司，不就没有这份既挨查、又欠债的麻烦了吗？……”他在检察官面前不停地发着牢骚。

鲁迈驾驶着警车，回忆着在索浜办公室里的情景说：“袁处！在索浜办公室里，见到向索浜讨债的新世纪房地产开发公司老总——骆军生的时候，我就想，怎么这么巧哇！检察机关调查索浜，骆军生却赶到他办公室讨债？”

“是呀！骆军生向索浜讨债还把所有相关的手续带在身上，这事儿我也感到蹊跷。”

“不过，从骆军生提供的相关材料上看，花羽电池有限公司余总欠康泰电池公司柳总 200 万元，柳总又欠骆军生 200 万元，经他们三方协商，最后柳总把欠骆军生的钱磨给了余总，证据还是充分的。”

“如果索浜有意安排骆军生同我们见面，无非是要证明现在他欠骆军生的 200 万元是真实的。”

“袁处！我看索浜无非是想证明他在经济上没有问题。”

“可是，索浜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你意思是……”

“了解索浜的人都知道他有两个习惯。”

“什么习惯？”

“第一，他酒后从来不开车。第二，他在接待客人的时候，从来不让第三人到场。”

“哈哈！那索浜今天是画蛇添足了？”

“正因为如此，我才觉得咱们尽快见到康泰电池公司柳总，调查清楚他欠骆军生 200 万元钱的来龙去脉是十分必要的。”

“袁处，你说得有道理。”鲁迈回答着，驾驶着警车飞奔在市区的公路上……

3

花羽电池有限公司的余德，仰卧在花江市人民医院急救室病床上，手背上扎着输液的针管。

余妻坐在病床边，见到丈夫病情有了好转，心里就别提有多高兴了。她抬头看了一眼滴架上的药瓶问道：“老余！输完液体你想吃点儿什么？”

余德看了一眼身边渐渐消瘦的妻子说：“在医院抢救我这几天，你彻夜未眠地守护在我身边，有你的这份情，我不吃什么也就饱了。”

余妻微笑着说：“老夫老妻的还用得着说什么客套话嘛？你都几天没好好吃一顿饭了，说！你想吃点什么，我给你买去。”

“我想吃一碗馄饨。”

“好的！我马上去食堂给你买馄饨。”余妻起身走出病房。

余德面带微笑仰卧在病床上，目不转睛地看了一会儿雪白的天棚，尔后紧紧闭上双眼沉思着……

这时候，一个戴口罩的男人从窗户跳进了急救病房，蹑手蹑脚地向余总的病床前移动。

突然，余德睁开了双眼，见到了一名素不相识的男人站在他的身边，便惊异地问道：“你……你干什么？”

戴口罩的男人恶狠狠地小声说了一句：“我要你的命！”话音刚落，他便将一根钢丝绳套在了余德的脖颈上，余德痛苦地挣扎着……当余德身体渐渐地瘫软下来，戴口罩的男人便又迅速转身跳出了窗外逃之夭夭。

不多时，余妻兴致勃勃地端着一碗馄饨推门走进急救室，喊道：“老余！我把馄饨给你买回来了，你趁热吃吧！”她抬头见到余德的头斜歪在床上，被子散落在地上……便惊呆了，“啪”的一声，手中的碗落了地。

